

第一章 撿到小女娃

城外一座破敗道觀中，夜半時分的空曠正殿內，難得的有了客人。

一場春雨嘩啦啦的下個不停，像在悲憐世間的無情，又似憎惡人心的不足，連下了十餘天還不見放晴，地面一片泥濘，行走不便，雨水一點一點累積滲過人的足踝。

道觀正殿沒有祖師爺神像的供桌上滿是一層一層的灰塵，掃也掃不完的蜘蛛網密佈觀中各個角落，看來荒蕪而淒涼。

唯一顯得有生機的是躲雨的客人燃起的火堆，火上煮著一鍋熱湯，兩名隨從模樣的男子正往火上添柴，一邊把靠近火邊的地面打掃得一塵不染，好供主子席地而坐。

「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」

明明殿中只有主僕三個大男人，卻忽地響起孩童哭泣的嗚咽聲。

「嗚嗚，爹、娘，你們在哪裡，我要回家，蘭兒好怕……嗚嗚，我不要一個人……嗚……我要回家，爹、娘……」

閉目打坐的青衫男子眉頭一顰，他雖是主子，穿著卻不如身邊的兩個下人，竟是一身隨處可見的道袍，他的髮式和裝扮不折不扣是個道士，卻給人一種孤傲清寂的劍士氣質。

耳邊不斷傳來的聲音令他不由得睜目，目光清冷的看向原本供奉中壇元帥的角落，有一道小身影可憐兮兮的抱膝屈身，腦袋埋在雙膝上，無助又委屈的哭著，令人於心不忍。

看衣著髮式是個女童，似乎已在流浪許久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軒轅睿，道號無相，他從不認為自己心善，只因是向天借命之人，所以他習醫救人獲取功德，藉此瞞天欺神得以延續偷來的生命。

可是這名女童的哭聲卻莫名叫他內心煩躁，不幫她一下好像過不去，且不知為何總覺得她有點似曾相識，又想不起在哪裡見過。

「三爺，你在看什麼？」熊大端著湯走到主子面前，十分好奇主子為何一直注視著空無一人的地方。

「你沒聽見嗎？」軒轅睿皺眉道，雖說外面的雨很大，但在這空曠的正殿內，那一點哭聲也迴盪著被擴大。「孩子的哭泣。」

倏地，角落裡的小女童抬起頭，似驚似喜的看向軒轅睿，眼中有著難以置信和渴望。

「孩子的哭泣？」熊大豎起耳朵聽了老半天，除了雨聲什麼也沒聽見，面有疑惑。

「沒什麼，你去休息。」接過熱湯，軒轅睿喝了一口祛寒。

「好的，三爺。」他坐回熊二身邊，同樣端碗喝湯，夜裡本來就偏涼，下著雨的天氣更是遍體生寒。

「三爺，你有沒有覺得觀裡特別陰寒？」感覺到不對勁的熊二渾身不自在，心裡不踏實的東張西望。

「沒事。」不過多了隻「小鬼」。

「是嗎？」熊二還是不安，但決定相信主子，沒再追問。

夜深人靜，雨還在下著。

連續趕了好幾天路，熊大、熊二困頓不已，喝過湯的兩人身子一暖，不知不覺的睡著了，睡得很沉，還打呼。

這時候角落裡的女童蹣跚的起了身，她好像很久沒走路了，走得很慢又有些搖搖晃晃，卻還是堅持地走向盤膝打坐的軒轅睿。

「你……你看得到我是不是？」女童聲音細如蚊蚋，有著嬌憨的乳音，從稚氣的臉蛋看來約莫七歲，眼珠子像水洗過的夜空又黑又亮，小小的鼻頭一抽一抽的，顯得可憐又可愛。

「是的。」他看見了，一抹離體的魂魄。

「那你知道我的爹娘在哪裡嗎？我找他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，我想他們了……」她一說，眼淚又冒出來了。

軒轅睿搖頭。

女童沮喪的再問：「你曉得我是誰嗎？我忘了自己是誰，也忘了怎麼回家……」

「妳不是叫蘭兒嗎？」

她想了一下，以手背拭去眼中的淚，點頭，「喔，對，我叫蘭兒，祖父常常把我扛在肩頭玩，可是我想不起他的樣子。」

「妳爹娘的模樣呢？」

「忘了。」

「忘了？」

「爹很好，娘不喜歡我，我有很多從兄陪我玩……」她說著說著又一臉迷茫，腦袋好像有一片白霧，讓她想不起這些疼愛她的至親臉孔，越想看清楚他們的容顏越模糊，無邊的恐慌幾乎要將她淹沒。

「別怕，不要慌張。」

軒轅睿輕輕抬手，寬大的手像一道暖流滑過蘭兒頭頂，這讓她把一雙大眼睜得圓滾滾，滿臉的驚奇。

「你……你碰到我了……」

「我是修道之人。」他嘴角輕揚，看小女孩驚愕的模樣，忍不住一笑。

「我……我不是死了嗎？修道之人就可以看得到我，還能摸到我？」她死了好久好久了，沒有一個人看見她。

「妳怎麼會認為自己死了？」他問。

蘭兒困惑的偏著頭，她有張圓圓的臉，不哭的時候十分甜美，「我會飄來飄去，沒有身體，可以穿牆而過，還能看見其他的鬼，他們都說我死了，會被鬼差帶走。」可是她一直等不到鬼差來帶她，只有一個又一個死狀不一的鬼，他們有的會教她怎麼當鬼，有的會陪她玩，還有的想吃掉她，說她聞起來特別香。

不過她不喜歡和他們在一起，總是一個人躲開，因為和他們相處越久她越虛弱，似乎有什麼被吸走了，她全身沒力氣，像要灰飛煙滅，消失在這世間。

「不，妳還沒死。」她尚有一絲生息。

「我沒死？」蘭兒一臉錯愕。

「快死了。」魂魄離體太久會逐漸消亡，屆時肉身也就失去了生機。

「快死了？」她到底死了沒？又是沒死，又是快死了，說這種聽不懂的話，欺負她年紀小嗎？蘭兒氣憤的想著，很不高興的噘嘴。

「妳的時間不多了。」她的魂魄已經很衰弱，再不回到她的肉身，只怕要煙消雲散，無力回天。

蘭兒一聽，豆大的眼淚撲簌簌往下掉，「嗚……我想回家，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裡。大哥哥，你帶我回家好不好？我要回家，我想祖父和爹娘……嗚嗚……我不要一個人孤伶伶的……我好害怕，他們都看不到我，聽不見我說話……」她放聲大哭，哭得好不淒楚，摧人心肝。

「別哭了，丫頭，哭會變醜。」軒轅睿不會哄孩子，他只帶過幾個師弟，他們很少哭。

「我不要變醜……」姑娘家再小也愛美，一聽到會變成醜娃兒，她哭聲漸小。

「不是我不願送妳回去，而是在我面前的妳僅有二魂五魄，魂魄不全，沒法算出妳的位置。」若是師父或大師姊在或許能看出一二。

軒轅睿乃無量山清風觀一清道長袁天罡的座下弟子，尋常的法術在他面前不值一提，舉手一揮便可化解，只可惜他的修為還沒高到能知天命，掐指一算破天局，因此幫蘭兒回家的事他幫不上忙。

不過，雖說蘭兒魂魄不全，可軒轅睿看出那剩餘的一魂二魄是留在肉身上，正是因此她才保住一線生機。

雖然本尊此刻應是神智不清的痴兒，但起碼還活著，只要三魂七魄聚集了，人還有清醒的一日。

她這種情形在道術上稱之離魂，分有意外和人為，前者是驚嚇過度或遭遇某些意外而魂魄離體，找到本尊加以引導便可合體，若是後者，對於一般道士要大費周章，對他倒是小事一件。

「那我是不是回不了家，很快就當真鬼了……」想到自己要繼續無依無靠四處飄遊，她嗚嗚的哭起來。

是連鬼都沒得當……他在心裡說道。

「妳在外多久了？」

「很久了……」久到她想不起來。

「除了『蘭兒』這個小名，妳還記不記得其他和自己有關的事？譬如家裡的情形。妳剛剛不是說有爹娘、祖父還有許多從兄嗎？妳仔細想想他們的特徵，或者到底有幾個從兄，總之有什麼記憶深刻的人或物，凡是想得到的都可以說出來。」或許能憑藉蛛絲馬跡找出她的身分。

她邊哭邊想著，抽抽噎噎，「我……我家很大，人很多，祖父疼我……然後……然後……很大的湖……」

一說到湖，她臉色變得驚懼，整個人從頭到腳在顫抖，好像遇到十分可怕的事，慘叫一聲抱頭蹲下，口中唸唸有詞。

「我不要死，救我、救我，好多的水，我要淹死了，爹、娘，救我，祖父，你在哪裡，快救我……」

看到鬼被自己嚇到暈倒還是頭一回……

眼看蘭兒倒地不起，小身子抽搐不已，哭笑不得的軒轅睿手一揮，釋放出聚魂術，將原本不太穩定的魂魄聚合，加強生魂的生息，使其心神寧和。

在等待蘭兒醒來的期間，軒轅睿守著她，一邊盤腿打坐。

道觀外的雨一直下著，沒有停歇的樣子，天快亮的時候，蘭兒才幽幽醒來。

剛清醒的她還有一點迷糊，眼神迷惑地看看仍然荒涼的道觀，許久許久才回過神，感受到放在靈台上的一隻大手，覺得神智好像清明了許多，隱約記起她是隴西人，家裡是打鐵的，她連忙跳起來跟軒轅睿說。

軒轅睿沉吟，「隴西……」未免太巧了。

「大哥哥，你能帶我到隴西嗎？我一到地頭肯定能想起自己是誰。」蘭兒眼中蓄淚，輕扯他衣袖。

軒轅睿輕聲嘆息，「我叫軒轅睿，妳可以喊我一聲軒轅大哥，或是睿哥哥。」

「睿哥哥。」難得遇到能看見她又對她好的人，蘭兒高興的笑了。

他嗯了一聲，神色淡然地說：「隴西很大，人口不少，打鐵的鋪子也不少，不過我剛好要去隴西一趟，帶妳一程倒是可行。」

「真的？」她驚喜的往他身上一撲，天真的孩子心性顯露無遺，可惜她沒有肉身，直接撲了個空。

軒轅睿淡淡地應了一聲，雖說他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，但也不打算缺席，若是缺席，到時為難的又是他親娘。

軒轅睿一出生便體弱多病，多災多難，寄住在外祖家七年才接回，和軒轅家的親戚並不親近。十歲那年母親帶他回鄉省親，途中遭遇大水，山洪沖斷了橋梁也沖走了橋上的馬車和百姓，他和母親以及下人都被沖入大水中。

洪水過後死了不少人，他也是其中一人，不過幸運的是他的師父正攜大師姊雲遊至當地，拎起了水中飄浮的他。

本來人死了該入土為安，師父也打算將他埋了，算是做了一件功德，但是大師姊說了一句「我看他順眼，給我做師弟吧」，行事向來乖張，沒多少是非觀念的師父便施以逆天術，讓剛死不久的他又活過來。

死過一回的他宛如新生，完全忘了過去的種種，就此跟著師父回無量山。

等到他學有小成時，他的家人尋了來，他才慢慢的想起過往的一切，而後斷斷續續有了往來，但他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無量山修行，很少回府，父親心疼他在觀中修行艱苦，送來熊大、熊二兩個隨從。

至於當年同樣落水的母親本身會斂水，又因會武身子強健，撐到被人救起，可是為了找尋被洪水沖走的他耗盡心力，沒多久就病倒了，因為心結難解抑鬱在心，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以至於纏綿病榻。

後來母子相見時，母親已病得起不來身了，幸好師門有靈丹妙藥才免去母親病痛纏身，稍微恢復點精神，可是受損的五臟六腑回不到最初，還是湯藥不離口。

「妳雖是生魂，卻跟陰魂同樣見不得日頭，沒法在光天化日下行走，得想個法子帶著妳……這樣吧，我佩掛的這塊玉是聚魂玉，妳且先進來，能護妳魂魄。」軒轅睿話語一頓，眼中露出一絲幽光，這塊玉是他下山前大師姊在桃花迷瘴陣前扔給他的，說他用得著，難道大師姊的卜算能力比師父還高，已經預料到他會遇上蘭兒？

看到軒轅睿胸前的黑玉，知道是好東西的蘭兒倏地鑽進玉中，發現玉裡別有洞天，歡天喜地的在其中翻跟斗。

「睿哥哥，玉裡面好舒服，暖呼呼的，我的身子一點都不冷了，好像又想起不少事了……」她眼前一閃而過支離破碎的景象。

「好，妳睡一下，養足精神，等想到什麼再告訴我。」她的魂魄太弱了，得養養，否則日後回到肉身也是病弱，恐難長壽。

「嗯！我聽睿哥哥的。」

軒轅睿可以用神識查看聚魂玉內的狀況，只見不知是太累了，還是魂體受不住，蘭兒很快就沒方才的興奮勁，小小的身軀蜷縮著，水一般的眸子漸漸闔上，很快便沒了聲音。

道觀外依舊是陰雨連天，不見放晴，但是軒轅睿不想耽擱行程，所以趁著雨勢不大，三人三匹馬衝入雨中，披著蓑衣的他將露於外的黑玉放入衣襟內，貼著胸口，以免被雨淋濕了。

馬蹄濺起黃泥無數，一個蹄子一個印，印出長長痕跡，一路向著西邊急奔而去。越往西走雨勢越小，連續騎馬走了三天，終於看見一大片黃土高地，雨也不再下了。

風是帶了點涼意，三月的天氣隴西地面剛剛解凍，翠綠色的小草也才破土而出，南方的水稻已經播下，這兒能看見的是越冬的麥田和準備下種的玉米田，不少農家全家老小都在田間，為一整年的生計忙活著。

「三爺，要先進城還是去城外的莊子見見夫人？」熊大多嘴的問了一問，他想母子間不該過於生疏。

怔了怔，軒轅睿眼底掠過一抹暗芒，「不用了，過兩日我娘也會進城，總會見到面，不必急於一時。」

「是的，三爺。」熊大懊惱閉嘴，他多事了。

「我們先去流雲觀落腳，我得先去拜見師叔。」

「不回府嗎？老爺子等你等到望眼欲穿了。」熊二認為凡事家族為上。

軒轅睿揚唇一笑，笑意不達眼，「有更多人不希望我回去，何必惹人不開心。」熊大、熊二面露苦色相視一眼，三爺口中的「有人」還能是誰，不就是都已當祖父的大爺、二爺，他們因為老爺子的偏愛將自家兄弟視為仇人，再無半點手足情。軒轅睿的生母陰紅鳳曾為隴西第一美人，行走江湖，是個女中豪傑，大膽得虎穴都敢闖，一對雙刀橫行四方，但是她在成親前夕被人搶親了，搶她的人是神劍山

莊的老莊主軒轅獨，當時已年近五十了。

紅顏正盛，如花盛放，她怎麼可能甘於委身一名半百老頭為妻，自是百般不喜，意圖擺脫這不要臉的臭老頭。

可緣分這玩意兒說來也真奇妙，生性剛烈的陰紅鳳和軒轅獨大戰了三天三夜，雙十年華的她折服於他一身高深武藝，最後一身紅衣入了軒轅家，現成的兒子年紀都比她大。

其實當年的軒轅獨雖然年近半百，可因習武因素，從外表看來約三十出頭模樣，身形高大且健壯，清俊容貌一點也不輸年輕人，還是能迷倒不少江湖女子甘願成為他的紅顏知己。

軒轅獨對陰紅鳳是一見鍾情，不惜犯眾怒也要強搶為妻，好在他在武林中的地位崇高，本身功夫已臻宗師，因此被眾人討伐過一陣也就不了了之，鮮少人再提起強搶人妻的惡行，只當是一段風流佳話。

父母行事作風異於常人，又因為軒轅獨寵愛陰紅鳳，使得軒轅睿一出生便威脅到元配所生的兩個兄長的地位，明裡暗裡受到的欺侮不計其數。

我家睿兒真聰明，才智過人，日後的莊主他當之無愧——後來因為老父親疼么兒的一句話，他的兩位兄長軒轅博、軒轅弘屢下毒手要他死，要不是那場突然爆發的山洪，他活不到今日，早已命喪兩人手中。

熊大熊二深知內情，也無法再勸主子，一行人便入了流雲觀。

「睿哥哥，這裡就是隴西城呀！」人好多，好熱鬧，說話像吵架，吼來吼去，嗓門奇大。

一條人來人往的大街上，一名穿著藏青色道袍的男子手裡撐著一把傘，大太陽撐傘十分古怪，令人頻頻回首多看了幾眼。

這把傘叫八寶玲瓏傘，是道家之物，可收妖伏魔，定邪物、鎮萬鬼，一傘出，天下安寧，但此時它被大材小用了，用來遮日。

沒人瞧見軒轅睿的肩頭坐了一位粉妝玉琢的小姑娘，雖然面無血色，但五官精緻是個美人胚子，圓呼呼的眼兒水靈靈，像是盛夏中的一泓湖水，清亮而水盈，會說話似的。

「是隴西城，有沒有瞧見眼熟的地方？」

隴西縣鄰近漳縣、渭源縣，全縣共有百來家打鐵鋪，可沒一家有智力不足的女童，幾乎是到此就斷了線索。

軒轅睿懷疑是她記錯了，畢竟三魂不齊，難免記憶上有所偏差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

東張西望的蘭兒好玩的搖著兩隻小腳，嘻嘻哈哈的比來比去，自得其樂。「睿哥哥，他們穿的衣服好奇怪，一大堆配飾掛在身上，不重嗎？」

「那是回族和藏族人，隴西一帶以李氏為顯赫士族，除了漢人居住，還有十餘個部落，因此除了看到我朝百姓外，還會看到許多異族人，各族有著各族的文化

和裝扮，與我們不盡相同。」看在是個小姑娘的分上，軒轅睿特意解說了一番。

「睿哥哥，你可以燒一件給我嗎？我好喜歡。」

「不能。」

她一聽小嘴兒就扁了，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妳還不是鬼。」給亡魂才用燒的，燒了才能取陽世之物。

「那我身上這套新衣服我怎麼穿得上身？」她還有好看的頭繩和珠花以及新鞋。

「那是用法力施為的，極耗損法力，要不是看妳一身髒兮兮，哪會給妳新衣服穿。」

她這身新行頭看來像真的衣物，其實是畫在紙上再用法術幻化。

這當然是要費些功夫，卻也沒到他說的那般嚴重，他不過是不想讓小丫頭三不五時就討新的才誇大。

蘭兒害羞的抱住他的肩頸，「謝謝你，睿哥哥，你對我真好，你是大好人。」

「少灌我迷湯，快看看有沒有妳認識的人，妳再不回到肉身可就長不大了。」

「哎呀，睿哥哥真討厭，老是嚇唬人，我睜大眼睛找人……嗯！那是什麼，燒鵝肉，好香喔！我想吃……」

唉，她多久沒吃東西了？她記不得了，聞到香味才感覺她餓了。

生魂蘭兒根本不知道飽餓，且她的神智時而清明、時而迷糊，晝夜不分、東西不明，渾渾噩噩地流浪。

「妳吃不到。」看她一臉饑相，軒轅睿刻意冷著臉逗她。

「睿哥哥……」她好難呀！苦著一張小臉的蘭兒皺起五官，小手向前做出捉肉的動作。

「小饑貓。」他輕啐。

「我好久好久，好久好久沒吃東西，你看我都餓瘦了，只剩下一張魂皮。」她往內一縮，原本的人形頓時小了一半，像張薄薄的紙晃呀晃，風一吹都要飄走了。

「胡鬧。」軒轅睿臉一沉，輕輕一扯，扁掉的人兒又恢復原狀，任她再怎麼調皮也無法忽大忽小，胖瘦自如。

「睿哥哥，你欺負人。」她鼓著腮幫子，氣呼呼的。

「不想吃燒鵝了？」真是個小孩子，愛使性子。

「想！」說到吃，她馬上兩眼發亮，嘴角向兩側揚高，喊得特別響亮。

「養隻貓兒折騰誰……」他嘀咕著，卻彎了彎嘴。

軒轅睿走到燒鵝攤子，買下整隻鵝，不切，只用荷葉包著，肉香隱約透出，誰也沒發現荷葉裡的燒鵝肉一塊一塊的少了，最後連鵝腿、鵝翅、鵝脖子也不翼而飛，只餘一具骨頭架子，拿回去熬湯更鮮甜。

然後軒轅睿在蘭兒的指揮下又買了粉蒸肉、肉夾饃、糖炒栗子、冰糖葫蘆、羊肉湯……畫糖人少了一隻手……呃！被吃掉了。

軒轅睿無奈，找了個僻靜地方讓蘭兒吃東西，以免在路上邊走邊吃，食物憑空飛起，憑空消失，惹人驚恐。

「還沒飽嗎？」她讓他想到一物——豬。

「快了、快了，滿到我胸口了。」真是太好吃了，百吃不厭，幾年的空肚子都填

滿了……咦！幾年？那她今年幾歲了，不是才七歲嗎？

忽然懵了一下的蘭兒感覺自己不只七歲，可究竟是幾歲她也說不上來，似乎……不小了。

「妳打算吃到吐嗎？」見她毫無節制地把食物往嘴裡塞，他好笑又好氣的對空畫符制止她再吃——她能實實在在吃到陽間食物正是因為他的法術。

「睿哥哥，再一口就好，一口，我保證不吐。」

啊！她的小肚子圓了，太神奇了。

「凡事適可而止，過了對身子不好，下回再餵豬。」他該看好她，不該任她大吃大喝，飲食過量。

兩人在隴西城東門這邊大吃大喝的時候，隴西城西門一座大宅裡，有個眼神痴憨的女子正抱腹喊痛。

十六、七歲的女子有著驚人的美貌，柳眉杏目、瓊鼻朱唇，水嫩的肌膚宛若剛做好的水豆腐，滑嫩白皙，輕輕一掐都能掐出水來。

「你們在幹什麼，快請大夫來，沒看見小姐在喊痛嗎？」一名婦人高聲喊著，但眼中透著嫌棄與惱怒。

「是的，三夫人，趙神醫馬上就來。」滿臉焦急的丫頭春潮輕揉小姐肚子，想減緩她的疼痛。

因為府中有個不知冷熱、不知飽餓的矜貴姐兒，因此山莊裡的老太爺特意請來江湖中頗負盛名的神醫駐府，以便隨時醫治不曉得何時會弄傷自己的嬌嬌孫女。

「不是叫妳們看好她，別讓她胡吃海吃，瞧瞧她又犯傻了，見著什麼便捉了往嘴巴裡塞，再不看好她，哪天吃死了都沒人曉得……」養了個這麼丟人的玩意兒，還不如早死早解脫，省得拖累人。

另一個丫鬟春綢連忙解釋，「三夫人，奴婢沒讓小姐多吃，她今日就吃了一碗粳米粥，三個鮮肉包子，喝了人蔘蟲草雞湯，旁的一口也沒沾。」

她們可盯牢了，一霎也不錯眼，稍有疏忽那是滔天大罪。

這位受丫鬟們緊張在意的小姐正是鐵家的金疙瘩，是鐵三夫人唐嫣然的女兒。

她也不是一出生腦子就有問題，痴痴憨憨，只會傻笑，在七歲以前可是聰明絕頂的孩子，兩歲能背詩、三歲習畫，不到六歲就看完畫樓上萬冊藏書，看人練武便能說出對方武功來路，隨口便能背出一套內功口訣。

她是鐵家五代以來唯一的嬌女，是全家人的驕傲，眾星拱月的獨一無二，雖不是男兒身卻勝於男，故而取名鐵勝男，小名蘭兒。

老爺子鐵公岐把她疼進心坎裡，寵到沒邊，當著眾人的面曾言：「吾家勝男，出閣日許以鐵家一半家產。」

而不只鐵公岐寵孫女，鐵家所有男丁都疼寵這朵嬌花，鐵公岐許出一半家產當嫁妝竟無人反對，還有人提議多添一點。

可是人都有私心，鐵家的媳婦可不見得與丈夫同心，她們私底下埋怨著，一個女兒憑什麼帶走那麼多家產？可也做不了主，只能暗暗藏起私房。

只是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旦夕禍福，有一年冬天，七歲的鐵勝男落湖，等救上來

時已全身僵硬如冰，沒了氣息，是鐵公岐硬是請來一位老道士才救活孫女。唯一的遺憾是人雖救回來，但腦子也壞了，往日的機伶勁全沒了，只會傻笑。縱使如此，她還是鐵家的寶貝，衣食起居都有人照料著，鐵家男子不時的陪她玩耍，給她買好玩、好吃的。

「小賤蹄子沒一句實話，真要吃得少怎會鬧肚疼。」唐嫣然哼聲，話語裡滿是不悅。

「三夫人……」猛被掐了一下手臂，丫頭吃痛的縮了縮身子，卻不敢流露半絲委屈。

唐嫣然又嚷嚷起來，「大夫呢！怎麼還沒來，想疼死我家蘭兒嗎？」人要真死了，她還感謝老天開眼了。

就在這時，一道蒼老卻中氣十足的聲音響起，隨之出現的是鐵公岐的怒容，還有背後跟著的神醫。

「大呼小叫什麼勁，大夫這不就來了？妳瞎嚷嚷就能讓蘭兒不疼了？妳要是將對外甥女的用心撥一半在親生女兒身上，她會白受這一遭罪？」老三媳婦越來越不像話了，越發叫人看不順眼。

鐵公岐人雖老，腦子卻還很清明，看唐嫣然站在一邊，連過去安慰鐵勝男都沒有，就知道她只是在裝作關心鐵勝男，實際上根本不想管，頓時氣不打一處來。

這個三兒媳就是涼薄，把十月懷胎的親生女放在一邊不管不顧，卻把外甥女從小接到身邊養，呵護有加不說，還給對方鐵家嫡女的待遇，等蘭兒痴傻之後，三兒媳更是不喜蘭兒，只眼皮子淺的偷蘭兒的財物。

「爹，你這話說得太誣心了，簡直在割媳婦的心，我自個兒的女兒哪會不放在心上。」唐嫣然抗辯，游移的眼神卻顯示了她的心虛，她小心的扯袖掩住手腕，免得被發現女兒首飾盒裡的羊脂白玉鐲子正套在她手腕上。

「一會兒我會讓人盤點乖囡屋裡的物件，少一件妳就給我皮繩緊點，不要以為三兒非妳不可，我就拿妳沒辦法，辦不了妳，我找唐家下手，不信妳娘家人還能不出面教訓妳。」他不能忍呀！

「爹，你不公平……」幹麼找她出氣！

「滾開，妳不要擋著大夫看診。」鐵公岐一把將媳婦推開，不讓她在一旁礙手礙腳。

趙神醫這才上前為鐵勝男診脈，診了片刻，神色微露一絲訝異。

「趙神醫，我乖囡是怎麼了？」

「她身子好得很，並無異樣，也未積食。」這腹痛來得離奇，連他也看不出所以然來。

「是嗎？」莫非……時機到了？鐵公岐撫鬚深思。